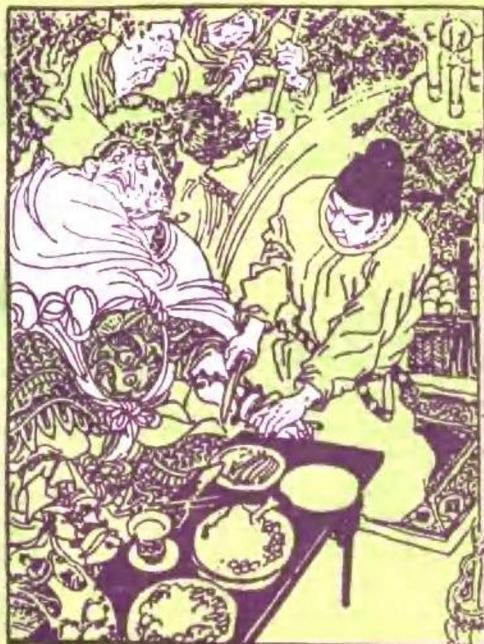


玄怪录 续玄怪录

(唐)牛僧孺、李复言撰
苏道明选译



浙江古籍出版社

责任编辑 杨剑虹

封面设计 凌瑛如

玄怪录 【唐】牛僧孺

苏道明选译

续玄怪录 【唐】李复言

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 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

(杭州武林路125号) (杭州教兴路翠苑三区)

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787×960 1/32 印张7.375 字数125000 印数1—2000

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

ISBN 7-80518-080-6/I·34 定 价: 2.40元

出版说明

我国历代笔记，浩如烟海，其内容上下古今，无所不包；大体上可以分为：述小说故事，记历史琐闻，以及考据典实，品评诗文等类。但一书之中，往往兼有各类，很难刻板区分。过去统称之为“笔记小说”。

笔记的特点是有闻则录，不拘一格，记言叙事，长短随宜，往往有为正史和文集所不能代替的长处。但是另一面也不免瑕瑜互见，精粗杂陈。我们从历代笔记中选择一些较重要的，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；所选以小说故事和历史琐闻类为主，故仍沿传统旧称，名为“笔记小说”。

《历代笔记小说选译》是一套普及性的小丛书，所选或一种一册，或合数种为一册，视篇幅长短而定。每种均加简注和今译，以便帮助读者扫除文字障碍，提高阅读古籍的能力，并从一个侧面，对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遗产有所了解。

目 录

玄怪录

杜子春	1
张 老	13
裴 谧	25
郭代公	37
尼妙寂	45
崔书生	54
董 慎	60
萧志忠	69
侯 通	75
刘法师	77
刁俊朝	81
古元之	85
齐饶州	91
吴全素	105
叶天师	117
王国良	122
华山客	127
杜 巫	133

韦协律兄 135

续玄怪录

杨敬真	139
麒麟客	148
李岳州	154
张 质	162
韦令公皋	167
薛 伟	172
苏州客	180
张 庾	187
窦玉妻	191
定婚店	199
木工蔡荣	206
梁 革	210
李卫公靖	214
唐 俭	222
后 记	226

玄怪录

杜子春

杜子春者，周、隋^①间人。少落魄，不事家产。然以心气闲纵，嗜酒邪游^②，资产荡尽，投于亲故，皆以不事事之故见弃。方冬，衣破腹空，徒行长安^③中，日晚未食，彷徨不知所往，于东市^④西门，饥寒之色可掬，仰天长吁。有一老人策杖于前，问曰：“君子何叹？”子春言其心，且憤其亲戚疏薄也，感激之气，发于颜色。老人曰：“几縕^⑤则丰用？”子春曰：“三五万则可以活矣。”老人曰：“未也，更言之。”“十万。”曰：“未也。”乃言：“百万。”曰：“未也。”曰：“三百万。”乃曰：“可矣。”于是袖出一縕，

曰：“给予今夕。明日午时，俟子于西市波斯^⑥邸。慎无后期。”及至，子春往，老人果与钱三百万，不告姓名而去。

子春既富，荡心复炽，自以为终身不复羁旅也。乘肥衣轻，会酒徒，征丝竹歌舞于倡楼，不复以治生为意。一二年间，稍稍而尽。衣服车马，易贵从贱，去马而驴，去驴而徒步，倏忽如初。既而复无计，自叹于市门。发声而老人到，握其手曰：“君复如此，奇哉！吾将复济子，几缗方可？”子春慚，不对。老人因逼之，子春愧谢而已。老人曰：“明日午时，来前期处。”子春忍愧而往，得钱一千万。未受之初，发愤，以为从此谋身治生，石季伦、猗顿^⑦小竖耳。钱既入手，心又翻然。纵适之情，又却如故。不三四年间，贫过旧日。复遇老人于故处，子春不胜其愧，掩面而走。老人牵裾止之，曰：“嗟乎！拙谋也。”因与三千万，曰：“此而不痊，则子贫在膏肓矣。”子春曰：“吾落魄邪游，生涯罄尽，亲戚豪族，无相顾者，独此叟三给我，我何以当之？”因谓老人曰：“吾得此，人间之事可以立，孤孀可以衣食，于名教复圆矣。感叟深惠，立事之后，唯叟所使。”老人曰：“吾心也。子治生毕，来岁中元见我于老

君双桧下。”子春以孤孀多寓淮南^⑧，遂转资扬州^⑨，买良田百顷，郭中起甲第，要路置邸百余间，悉召孤孀分居第中，婚嫁甥侄，迁祔旅榇^⑩，恩者煦之，仇者复之。既毕事，及期而往。

老人者方啸于二桧之阴，遂与登华山云台峰^⑪，入四十里余，见一居处，室屋严洁，非常人居。彩云遥覆，鸾鹤飞翔。其上有正堂，中有药炉，高九尺余，紫焰光发，灼焕窗户。玉女九人，环炉而立。青龙白虎^⑫，分据前后。其时日将暮，老人者不复俗衣，乃黄冠绛帔士也。持白石三丸，酒一卮，遗子春，令速食之讫。取一虎皮铺于内西壁，东向而坐，戒曰：“慎勿语，虽尊神、恶鬼、夜叉、猛兽、地狱，及君之亲属为所囚缚，万苦皆非真实，但当不动不语耳。安心莫惧，终无所苦。当一心念吾所言。”言讫而去。子春视庭，唯一巨瓮，满中贮水而已。

道士适去，而旌旗戈甲，千乘万骑，遍满崖谷，呵叱之声动天。有一人称大将军，身长丈余，人马皆着金甲，光芒射人。亲卫数百人，拔剑张弓，直入堂前，呵曰：“汝是何人？敢不避大将军！”左右竦剑而前，逼问姓名，又问作何物，皆不对。问者大怒，催斩，争射之，声

如雷，竟不应。将军者拗怒而去。俄而，猛虎、毒龙、狻猊^⑬、狮子、蝮蛇万计，哮吼拿攫而争前，欲搏噬，或跳过其上。子春神色不动。有顷而散。既而大雨滂澍，雷电晦暝，火轮走其左右，电光掣其前后，目不得开。须臾，庭际水深丈余，流电吼雷，势若山川开破，不可制止。瞬息之间，波及坐下。子春端坐不顾。未顷而散。将军者复来，引牛头狱卒，奇貌鬼神，将大镬汤而置于春前。长枪刃叉，四面周匝，传命曰：“肯言姓名，即放。不肯言，即当心叉取，置之镬中。”又不应。因执其妻来，摔于阶下，指曰：“言姓名免之。”又不应。乃鞭捶流血，或射或斫；或煮或烧，苦不忍。其妻号哭曰：“诚为陋拙，有辱君子。然幸得执巾栉^⑭，奉事十余年矣。今为尊鬼所执，不胜其苦。不敢望君匍匐拜乞，望君一言，即全性命矣。人谁无情，君乃忍惜一言！”雨泪庭中，且咒且骂。子春终不顾。将军曰：“吾不能毒汝妻耶？”令取剉碓，从脚寸寸剉之。妻叫哭愈急，竟不顾之。将军曰：“此贼妖术已成，不可使久在世间。”敕左右斩之。

斩讫，魂魄被领见阎罗王，王曰：“此乃云台峰妖民乎？”促付狱中。于是熔铜、铁杖、碓

捣、硙磨^⑯、火坑、镬汤、刀山、剑林之苦，无不备尝。然心念道士之言，亦似可忍，竟不呻吟。狱卒告受罪毕，王曰：“此人阴贼，不合得作男身，宜令作女人。”配生宋州单父县丞^⑰王勤家。生而多病，针灸医药之苦，略无停日。亦尝坠火堕床，痛苦不济，终不失声。俄而长大，容色绝代，而口无声，其家目为哑女。亲戚相狎，侮之万端，终不能对。同乡有进士卢珪者，闻其容而慕之，因媒氏求焉。其家以哑辞之，卢曰：“苟为妻而贤，何用言矣，亦足以戒长舌之妇。”乃许之。卢生备礼，亲迎为妻。数年，恩情甚笃。生一男，仅二岁，聪慧无敌。卢抱儿与之言，不应，多方引之，终无辞。卢大怒曰：“昔贾大夫之妻鄙其夫，才不笑尔，然观其射雉，尚释其憾^⑱。今吾陋不及贾，而文艺非徒射雉也，而竟不言。大丈夫为妻所鄙，安用其子！”乃持两足，以头仆于石上，应手而碎，血溅数步。子春爱生于心，忽忘其约，不觉失声云：“噫！”噫声未息，身坐故处，道士者亦在其前，初五更矣。其紫焰穿屋上，天火起四合，屋室俱焚。道士叹曰：“措大误余乃如是！”因提其髻投水瓮中。未顷火息。道士前曰：“吾子之心，喜怒哀惧恶欲，皆能忘也。所

未臻者，爱而已。向使子无噫声，吾之药成，子亦上仙矣。嗟乎，仙才之难得也！吾药可重炼，而子之身犹为世界所容矣。勉之哉！”遥指路使归。子春强登基观焉，其炉已坏，中有铁柱大如臂，长数尺。道士脱衣，以刀子削之。

子春既归，愧其忘誓。复自效以谢其过，行至云台峰，无人迹，叹恨而归。

【注释】

①周：南北朝时的北周（公元557—581年）。隋：隋朝（公元581—618年）。

②邪游：狎妓。邪，即狭斜，指娼妓居处。

③长安：唐代的首都。故城在今陕西省西安市西北。

④东市：唐代长安有东市、西市，多为外国商人聚居地。

⑤緡：缗钱，用绳穿连成串的钱，即贯钱。一般每緡千钱。

⑥波斯：今伊朗。

⑦石季伦：石崇，字季伦，晋南皮人。历任散骑常侍、荆州刺史等职，曾劫商客而成巨富。猗顿：春秋时鲁人。以经营畜牧和盐业而成为豪富。

⑧淮南：唐设淮南道，其地大致为今江苏、安徽两省长江以北、淮河以南的地方。

⑨扬州：淮南道治所，即今江苏省扬州市。

⑩拊（fǔ付）：合葬。椁（chén趁）：棺材。

⑪华山：五岳中的西岳，在陕西省华阴县南。 云台峰：华山的北峰。

⑫青龙白虎：此指画着青龙、白虎的旗帜。青龙，东方宿名。古时行军以画青龙的旗帜示东方之位。白虎，西方七宿的合称。

⑬狻猊(suān ní 酸尼)：食虎豹的一种猛兽。

⑭执巾栉(zhì 至)：本指侍候男子衣饰、梳洗，后成为“做妻子”的代称。 拂，梳篦。

⑮硙(wèi 为)：磨子。

⑯宋州：唐州名。治所在今河南省商丘县。 单父：县名。故城在今山东省单县南。 丞：县令的佐吏。

⑰事见《左传·昭公二十八年》：“昔贾大夫恶，娶妻而美，三年不言不笑。御以如皋，射雉，获之，其妻始笑而言。贾大夫曰：‘才之不可以已，我不能射，女遂不言不笑夫。’”

【译文】

杜子春是北周和隋朝之间的人。年轻时潦倒失意，不经营家里的产业。但是由于性情放纵，爱好饮酒嫖妓女，把家产花光了，去投靠亲戚老朋友，都因为他不务正业而不肯收容他。正是寒冬季节，杜子春衣服破旧，肚子空空，在长安城里走着。天已经黑了，他没有吃东西，徘徊街头，不知道去哪儿。走到东市西门，他满脸是又冷又饿的神情，抬头对天长叹。有一个老人拄着拐杖，出现在他面前，问道：“你叹什么气？”杜子春说出自己的心事，并且对亲友的疏远薄情很气恼，脸上流露出慷慨激动的神情。老人说：“要

多少钱你就够用了？”子春说：“三五万钱就可以活命了。”老人说：“不够啊，你再说个数目。”“十万。”老人说：“不够。”子春就说：“一百万。”老人说：“不够。”子春说：“三百万。”老人才说：“差不多了。”便从衣袖中拿出一千钱，说道：“这钱让你今晚用。明天午时我在西市波斯人的商店等候你。小心别超过约定的时间。”到约定的时间，子春去了，老人果然给了他三百万钱，不告诉姓名便走了。

子春富了起来，放荡的心思马上又死灰复燃，自己认为这一生再也不会流浪了。他骑肥马，穿轻暖的皮袍，和酒鬼们聚会，在妓院楼上听歌赏舞，不再把经营生计放在心上了。一二年之内，渐渐把这笔钱花光了。他把华贵的衣服车马卖了，改用廉价的，把马换成驴，又卖了驴步行，不多时穷得跟当初一样了。不久他又没有办法了，在市门边自叹，叹声刚发出，老人就来到了，握住他的手说：“你又弄到这地步，奇怪啊！我将再周济你，多少钱才够？”子春心里惭愧，不回答。老人就逼着问他，子春惭愧地感谢罢了。老人说：“明天午时，你到前次我们约定的地方去。”子春忍着羞愧去了，得到一千万钱。子春没有拿到钱时，下狠心，认为从这时起要立身处世，经营财产，心想：石季伦、猗顿不过是小子罢了。钱已经到手，他的心又变了。游手好闲，放纵的脾气又跟以前一模一样。不到三四年，比以前还穷了。子春又在老地方遇见老人，羞愧得无地自容，遮着脸就

跑。老人拉住他的衣襟阻止他，说：“唉！你不善于谋生啊。”便给了他三千万钱，说：“这笔钱如果不能治好你的穷，那末你的贫穷就无药可救了。”子春想道：“我潦倒狎妓，花光财产，亲朋故旧中的豪富，没有谁顾念我，只有这老翁三次给我钱，我用什么来报答他？”于是对老人说：“我得了这笔钱，人世间的事可以办起来，使孤儿寡妇衣食有靠，这有助于礼教的恢复完备。我感谢你的深恩，把这些事办完之后，就任凭您老人家使唤。”老人说：“这也是我的心愿啊。你把经营家业的事办完，明年中元节（农历七月十五日），你到老君庙前两棵桧树下见我。”子春由于孤儿寡妇大多住在淮南，就把钱转到扬州，在那儿买下百顷良田，在城里造起头等的壮丽住宅，在交通要道建起一百多间旅店，把孤儿寡妇全请来，分别住进大宅。给外甥完婚，让侄女出嫁，把死在外乡或旅途的人的棺材运回他们的家乡合葬，使施恩的人得到温暖，使相互仇恨的人重新和好。把这些事办完后，子春到约定的日期去找老人了。

那老人正在两棵桧树下长啸，就和子春去攀登华山云台峰，进山四十多里，看到一座住房，房屋严整清洁，不是世俗人的住处。五彩云霞远远覆盖，鸾鸟仙鹤在上空飞翔。上面有座正堂，正堂中有炼丹的炉子，九尺多高，炉中紫色火焰光芒四射，把窗子和门映照得通亮。有九名女道童，环绕着炼丹炉站在那儿。画着青龙、白虎的旗帜分别插在炉的前

后。这时候太阳快下山了，那老人不再穿世俗人的服装，是个戴黄冠、披大红色披肩的道士。他拿着三丸白石和一杯酒，送给子春，叫他赶快吃掉。又拿了一张老虎皮铺在正堂西边的壁下，让子春面朝东坐下，警告他说：“当心别说话！即使是尊贵的神、凶恶的鬼、夜叉、猛兽把你打入地狱，以及你的亲属被囚犯似地捆绑，种种苦难都不是真的，你只管不动不出声。安下心来不要怕，最终是不会受祸害的。你应该一心牢记着我的话。”老人说完便离开了。子春看看厅堂里，只有一只大瓦缸，满满地盛了一缸水罢了。

道士刚离开，只见旌旗和执戈披甲的士卒、成千辆战车、成万名骑兵，满山满谷都是，大喊大叫的斥责声把天都震动了。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，有一丈多高，人和马都披着金甲，光芒照人。亲随护卫几百人，剑出鞘、箭上弦，直进堂前，呵责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胆敢不躲避大将军！”他的亲随护卫握着剑走上前，逼问子春的姓名，又问他在干什么，子春都不回答。问话的人大怒，催着斩杀子春，人们争着射他，声音像打雷一般，子春始终不应声。那个将军强忍着怒火离开了。不一会，猛虎、毒龙、狻猊、狮子、蝮蛇数以万计，咆哮怒吼、张牙舞爪、争先恐后地冲向前来，想扑打他咬他，有的从他的头上跳过，子春神态脸色没有变。不一会就消散了。不久下起大雨，雷鸣电闪，天色黑暗，火轮在他的左右跑动，电光在

他的前后闪亮，他眼睛也睁不开。一会儿，厅堂水一丈多深，流动的闪电、怒吼的响雷，那声势像山崩裂、河决口，不能制止。一眨眼，水淹到他的座位下。子春端端正正地坐着，没有理睬。没多久就消散了。那个将军又来了，带领着牛头狱卒，奇形怪状的鬼神，扛了一大镬开水，放在子春面前。拿着长枪刀叉的鬼神，将他四面围住，传下将军的命令道：“肯说出姓名，就放了他，不肯说，就对准心脏，把他叉到镬里去。”子春还是不应声。于是把他的妻子抓了来，摔倒在台阶下，指着说：“说出姓名，便放了你妻子。”子春还是不应声。他们就鞭打她，打得鲜血直流，有时用箭射她，有时用刀砍，有时煮，有时烧，痛得她不能忍受。他妻子大声哭着道：“我确实丑陋愚笨，使您受辱。但是幸而嫁了您，伺候您十多年了。现在被鬼神抓了来，受的苦无法忍受。我不敢希望您趴在地上跪拜乞求，希望您说一句话，我就能保全性命了。人间谁没有感情，您竟然忍心吝惜一句话！”他妻子在厅堂中泪如雨下，一面诅咒一面骂。子春终究不理睬。将军说：“我不能毒害你妻子吗？”下令把锉、碓拿来，从脚起一寸一寸地锉他妻子。他妻子哭喊得更加急迫，子春终于不理睬她。将军说：“这个贼的妖术已经练成，不能让他长久地活在世间。”命令左右的人斩他。

子春被斩杀后，他的魂魄被领着去见阎罗王，阎罗王说：“这是云台峰的妖民吗？”催着把他送到地狱

去。于是把他放进熔化的铜里，用铁棒打，放在碓里捣，摆在磨里磨，丢在火坑中烧，扔在镬里煮，爬刀山、上剑林的苦刑，都尝遍了。但是子春心里想着道士的嘱咐，也似乎能够忍耐，终于没有哼一声。地狱的小卒向阎罗王报告，刑罚用过了。阎罗王说：“这个人阴险狡猾，不该作男人，该让他作女人。”发配他到宋州单父县丞王勤家去投胎。出生以后，这女孩多病，针灸、服药的苦楚，没有稍稍停过一天，也曾经掉进火坑、堕下床，痛苦不停，终究没有说一句话。没多久，长大成人，容貌极其美丽，但不会发声，他们家把她看成哑巴女儿。亲戚戏弄她，百般欺侮她，终于没说话。同乡中有位名叫卢珪的进士，听说她容貌美丽而仰慕她，通过媒人去求亲。她家因为女儿哑而推辞，卢珪说：“如果作妻子贤惠，哪用说话，这样也足以告诫那些善于搬弄是非的妇女。”她家便同意了这门亲事，卢珪准备了礼品，亲自迎娶她作妻子。过了几年，夫妻恩爱，感情很深。生了个男孩，才两岁，聪明无比。（一天），卢珪抱着儿子和她说话，她不答理，卢珪多方逗引她，终究一声不响。卢珪大怒道：“以前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丈夫，才不肯笑，可是当她观看丈夫射中野鸡，还是消除了恨意，笑了。现在我不比贾大夫粗俗，而且我懂文习艺，比仅仅会射野鸡强得多，可是你始终不吭声。[¶]我作为大丈夫，被妻子看不起，要这个儿子有什么用！”于是抓着儿子的两只脚，把头向石块砸下去，儿子的